日驻台机构改名要搞什么鬼

本报记者 **任成琦**

日本负责对台湾交流事务的民间机构“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1月1日起更名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岛内有人将之引申为自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与台湾“断交”后，日本对台湾的“雪中送炭”，并感激涕零地评价说，这种“正名”是台湾一次“外交”大突破，开始了摆脱“一中原则”的首部曲云云。事实果真如此？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明确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一中一台”或者“两个中国”的企图，大陆对日方的“消极举措”表示强烈不满，敦促日本不要向台湾当局和国际社会发出错误信号。

每年的8月15日，台湾民间团体都会来到位于台北市庆城街的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前抗议。图为台湾保钓团体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为当年侵略暴行谢罪道歉。 本报记者 **吴亚明**摄

自我麻醉

对于日方的做法，台湾“外交部”随即表示欢迎。有亲绿媒体称，“交流协会”改名的理由是“时代变了”。

台湾与日本1972年9月“断交”，同年12月日本成立“财团法人交流协会”，台方成立“亚东关系协会”（“亚协”），作为双方事务沟通与互动的平台，继续维持经贸、文化交流及技术合作等非政府间实务关系。当时日本政府希望的名称是“日本交流协会”，但蒋介石要求用“日华交流协会”，日本不同意，最后只以“交流协会”为名。

如今，搞了一个小动作的日本驻台机构表示，今后将扮演彼此间的桥梁，尽心竭力使日台关系更上一层楼云云。民进党“立委”姚文智得寸进尺地引申和想象说，国际间如果能逐渐“正名”，凸显台湾的识别，“百分之百欢迎”。

民进党等待类似的机会已经很久了。重夺政权后，蔡英文在对日关系的人事布局上费尽心思：谢长廷出任“驻日代表”；邱义仁当选“亚协”会长；苏嘉全担任“立法院台日交流联谊会会长”。谢长廷曾任民进党主席、“行政院长”，早年留学日本，而邱义仁也是党内亲日派，至于苏嘉全则是现任“立法院长”，不难发现这是向日方释出强烈的政治讯号。

但欢欣鼓舞之余，也有人头脑非常清醒。台湾联合新闻网的评论说，“外交”一向讲求互惠互利，日本虽将其驻台单位加上“台湾”二字，但台驻日机构的名称仍然未动，依旧是“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有熟悉台日关系的岛内专家分析称，实质上能否转化为具体的“外交关系”上的提升，尤其未来台日高层能否互访，是重要观察指标。有“立委”提醒说，不希望因此触动对岸敏感神经。

眉来眼去

时间永是向前，似乎真的“时代变了”，台日间政治上的眉来眼去越来越多。李登辉的媚日奴骨众所周知。谢长廷还未赴日就职就公开宣称，期许未来台日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甚至是“命运共同体”。面对日媒“台湾人为什么对日本殖民政府好”的问题，谢长廷竟然没有否认。

民进党上台不久，“立法院长”苏嘉全即率领20多名“立委”赴日活动。被媒体评为在日尽显“奴才相”的苏嘉全称，此行“希望促进台日国会及台日双边的友好关系”，言下之意，即希望在目前的民间关系上能有“突破性进展”。

一个巴掌拍不响。日本政坛一直活跃着一股亲台的政治势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成员之一，安倍外祖父、已故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岸信介弟弟、已故前首相佐藤荣作都是“知台派”的鼻祖。“5·20”蔡英文的就职典礼，日本破天荒派出了252人的庞大代表团。

蔡英文内心里希望傍上美日同盟的大腿，在“联美友日”的路线中，找到“抗中”的机会，尽量借助“外援”，拖延直面“九二共识”必答题的时间。

看到台湾当局可资利用，日本不断施以口惠，比如，日本前自卫队将领公开鼓吹，要“强化日台军事交流与合作”；亲台日本议员不断放话，要推动所谓日版“与台湾关系法”云云。可惜有贼心没贼胆，口惠而实不至。如今，终于来点实际行动啦。虽然动作幅度不大，但对需要在“国际空间”问题上抱团取暖的台当局来讲，足可拔高到自圣普与台“断交”后，日本对台湾的“雪中送炭”高度。

自欺欺人

有人担心，如果台湾一厢情愿地把这件改名称的事，当成日本赐给台湾当局的恩典，蔡政权是否又该想出点子来报答恩公？

因为“冲之鸟”的争议，台日早在去年7月底就决定在台“亚协”与“日本交流协会”的架构下，就海洋事务合作展开对话。根据媒体透露出来的讯息，尽管蔡当局对“冲之鸟”是岛是礁的认定不吭声，但这种让步，并没有换来岛内民众最在意的“冲之鸟”附近的捕鱼权。反而是双方在对话时，就台湾进口日本福岛核灾食品事宜，不断讨价还价。如果不是岛内民意反弹太大，估计蔡英文当局早就乐得顺水推舟了。

即使这样全身心“友日”，就在苏嘉全赴日活动的第二天，日本驻香港首席领事井川原贤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日本对台政策没有变化，也不打算做出“突破性”行动。为何？因为日本通晓“一中原则”的分量，同时吃定了台湾。如台湾观察家所言，两岸关系的战略缺陷在蔡英文主政下清晰可见。如今民进党不承认“九二共识”，挑起大陆明确将“一中原则”应用于国际场域，进一步压缩“维持现状”的模糊空间。大国竞争下，日本略施小惠，就让急需“外援”的台湾身陷安倍外交战略布局中。联合新闻网评论说，此举只是日本应台湾社会的“内需”做给台湾人看的政治举动。日本对台关系仍然不脱“一中”架构，“不能把日本的一点‘菜尾’当成外交大餐”。否则，可能换来更大的代价。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表示 『一国两制』下绝无『港独』任何空间

新华社香港电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对媒体表示，在“一国两制”下绝对没有“港独”的任何空间，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港独”进行了释法，是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方式表明中央政府在“港独”问题上的严肃立场：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允许“港独”，这是“一国两制”不可碰触的底线，是香港最重要的宪制和法律原则。

2017年1月1日出版的《紫荆》杂志刊发对王光亚的专访。王光亚在专访中表示，“港独”不仅危害了香港社会的繁荣稳定，还严重冲击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这已不单是特区的事务，更是中央管理的事务。相信香港绝大多数市民是爱国的，不认同“港独”言行的，“港独”没有发展的市场和空间。

王光亚说，总体来看，香港过去一年经济平稳发展，春节期间发生的旺角暴乱事件很快得到依法处置，香港市民感受到了法治、和平与秩序的重要，社会大局继续保持稳定。几场选举依法公平、公正、有序地进行，其中涉及的“港独”问题也依法得到有效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立下了规矩，划定了红线。

他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不会损害香港的司法独立，香港司法独立不能限制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司法独立是香港法治的重要原则，中央从来都珍视并维护香港的司法独立。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释法解决基本法实施中的问题，同样是法治原则的体现。

他指出，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和上诉庭在对有关案件作出判决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的地位、作用和效力。在具有终审权、司法体系独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有时不得不承担起重大的宪制性责任，通过司法程序处理重大的政治问题。案件判决结果说明，香港的法官是有承担的，是对香港的承担，也是对国家的承担。

王光亚还表示，“一国两制”是一个全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是很正常的，不能期望一帆风顺。中央对香港是有信心、有耐心的。只要“一国”的原则不被破坏，“两制”的差异是完全可以得到包容尊重的。

辞旧岁 庆新年

▲1月1日，香港举行2017年龙狮节，庆祝元旦。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为迎接新年，继跨年夜推出烟火灯光秀后，台北101大楼从元旦起至1月12日，晚间7时至9时30分，每隔半小时有灯光秀展演，共有9种不同的灯光模式。1月2日是元旦3天假期末尾，台湾民众纷纷把握最后的闲暇出游，不少人登顶台北象山与炫目的台北101大楼合影。 本报记者 **张 盼**摄

“不读他作品是年轻人的损失”

——陈映真台北纪念会侧记

本报记者 **张 盼**文/图

“台湾现在有些年轻人都不知道陈映真是谁了。”在为台湾知名左翼爱国作家陈映真举办的台北纪念会上，记者听见身边一位老先生发出感慨。陈映真生前的文化界好友，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夏潮》杂志、劳动党、保钓运动、台湾少数民族、统派社团等各界代表，与陈映真夫人陈丽娜等家属共约500人日前在台北相聚，追忆逝者，遥致敬意。

一生为民众发声

陈映真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台湾同胞的杰出代表，知名文学家，台湾爱国统一阵营的杰出领袖和理论家。他于2016年11月22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台北纪念会上，首先播放15分钟的短片，重现陈映真在台湾劳动党、中国统一联盟、白色恐怖平反运动与反军购运动等实践场上的演说片段，勾勒陈映真一生的奋斗历程。

台湾各界代表共十余人随后依次发言。与会者认为，陈映真毕生为台湾民众发声，为两岸和平统一努力，为社会的平等呼喊。他的逝世是台湾爱国统一力量、两岸文学界的重大损失，但他的精神及其奋斗的事业，不会被遗忘，反而会被愈加发扬。

台湾白色恐怖受害者代表、知名“统左”人士陈明忠说，陈映真是台湾相当重要的统左理论家，台湾的思想斗争不能没有陈映真这面旗帜。台湾作家黄春明认为，陈映真对其写作“有路标、启示的作用”。“映真告诉我，写作不是无病呻吟，而要有内容”。他说起曾与陈映真分享阅读经验，提到《共产党宣言》里站在穷人立场的一段话，陈映真眼眶泛红，两人相拥在一起。

被称作“台湾鲁迅”

陈映真1937年11月生于台湾省苗栗县，大学时期开始文学创作，曾因反抗台湾当局独裁专制被监禁。获释后，长期坚守台湾文化阵地，创办《人间》杂志等进步刊物，颂扬台湾同胞的爱国爱乡传统，批判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揭露“台独”的荒谬与危害，感召许多台湾同胞走上追求祖国统一的道路。1988年参与创建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并出任主席。2006年定居祖国大陆，受聘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

台湾学者王德威把陈映真比作“台湾的鲁迅”。陈映真曾说，鲁迅给了他一个祖国。“从鲁迅的作品中，读到他对中国深切的关怀和热爱，让我从小就认定中国是自己的祖国。”1968年，陈映真因“组织聚读马列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被捕入狱7年，由此结识上世纪50年代台湾政治犯，“让我知道曾经有一代人抱着高洁的灵魂，为了理想志业而家破人亡的故事”，从此化茧为蝶，“由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走向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左翼倾向和浓厚人文关怀贯穿其创作生涯。

年轻人为何读不懂

台湾左翼作家蓝博洲对记者说，陈映真生在日据末期的台湾，看到过两岸对立所造成的悲剧、台湾底层人民的痛苦，有跟其他作家不一样的关怀，留下了非常丰厚的思想和文学遗产，他关于二战后台湾历史的理论思考对台湾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蓝博洲说，台湾现在有些年轻人读不懂陈映真作品，是因为其对社会的基础知识不够，对历史不够了解，需要由师长和媒体带动去阅读陈映真，从而更好地认知台湾历史和两岸关系。作为比陈映真晚一代的人，自己是在读到陈映真之后才真正了解台湾社会。陈映真和鲁迅一样，经典就摆在那里，不读是年轻人自己的损失。

台湾人间出版社发行人吕正惠称，《陈映真全集》正在筹备中，预计2017年11月推出，作为陈映真逝世一周年的纪念。

（本报台北1月2日电）

图为纪念会现场。